

第九章回返賓達雲南

在我不知不覺中，我的帝王，你曾把永恆的印章烙印在那
迅速飛馳的時刻

泰戈爾

在他製造了安逸特隔天的集體聚會裏，我詢問聖賢關於它的內在意思。他述說這個印度神話的起源，其概要如下：

很久以前，有一個大力士咀咒英特拉，初級神的帝王（有些力士顯然地有那種巨大的力量）結果這些神和三個世界就開始失去他們的活力。主管神威士魯，他是興都羅高神座三神中的一個，因而他的地位比英特拉為高，要為這些小神提供解決的方法，他告訴他們為了要拯救自己，他們必須傾倒像海洋般數量的牛乳，直至從它當中製造出令人強壯的金丹，稱為安逸特。這種甘美的飲料可以克服力士使人衰弱的咀咒，使這些小神重新恢復元氣，以及他們所管制的三個世界。

至於這個傾倒運動，威士魯告訴他們可以應用孟德拉山為棍子，大蛇瓦素基作為轉動棍子的繩子。他繼續說，小神們應該和惡魔結成聯盟，說服他們拉繩子（蛇）的一端，而小神們則拉另一端，用這樣的方法，可以把孟德拉山倒轉過來，就像古老興都壺裏的棍子一樣。

在這個大傾倒運動裏，遭遇到許多的困難。其中一點是可憐的蛇受到重大的打擊，把口中的毒液吐進一條大河裏，威脅到所有生物的生存。為了拯救這個局面，西瓦——三人神的另一個成員，他挺身而出把毒液飲下。他所遭受的唯一損害是喉部被燙傷，留下一個藍色的烙印；這也就是為什麼西瓦的另一個名稱為藍喉。

羅后這個攪動的做法帶來許多良好的成果，這個傾倒巨量牛乳的運動帶來許多奇特的副產品，主要的產品直到羅后才出現，這就是丹環特亞——神醫，他是亞育越地醫藥制度

的發明者，這個來自海洋的制度，直至如今還在印度被奉行，他手中拿着裝滿安逸特發光的杯，它是使人長生不老和洋溢着精力的聖藥。

思想敏捷的惡魔立即把杯子搶過去而逃跑，爲了幫助那些小神，威士魯假扮成一個誘惑的女人，混入惡魔群中，忘記了那些珍貴的長生不老的飲料。惡魔們正在爲搶奪這個女人而打鬥。在混亂的打鬥中，威士魯搶過那杯安逸特，把它帶回給悲傷的小神，他們急切地把安逸特來喝，每個都有一份。接着他們就恢復那不朽的精力，散發出新的法力和精力給神和人的世界。

巴峇接着就談論這個故事所象徵的意義。真理、智慧和不朽的精華，是由安逸特所代表，必須要從宇宙的海洋裏攪拌出來，這是我們的生活和活動的宇宙現象。由於這個世界是以對立原則爲基礎，一切的活動都以這個原則爲依據，對於攪拌活動，邪惡的力量（惡魔）和善良的力量（小神）是同樣重要的——這即是人類生活中的不斷鬥爭。但是不幸地，大部份的人都像惡魔；他們忘記了那無價的產品——長生不老，只顧着追尋那短暫的快樂，這是以一個誘惑的女人爲象徵。

“一旦虛偽成爲人類的性格，”賽巴峇說，“人類與安逸特失去接觸，他經歷了許多次虛偽的死，害怕真理，無視於光輝的不朽傳統。”他解釋說，當人類成爲驕傲、束縛、不面對現實的犧牲品時，他們의思想和感覺必須要被攪拌，以便精神真理的精華重現。在攪拌繩子兩端的人群是代表兩種不同的勢力，一是前進的力量，另一是向後拉的勢力——小神和惡魔，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存在於我們身上的神和獸的力量。

在富士離的奧林匹克高原逗留了廿天之後，我們回到白原鎮。在這次的旅程中，艾麗斯和我能與聖賢同坐第一輛車感到無限的光榮和快樂。在歸途中，巴峇引導車群高吭讚美神的讚歌，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由他自己創作的，其中一些是他每日在神廟祈禱儀式中所唱的，或者是賽巴峇有出現的

任何地方。

當我們進入鄉村時，有兩輛載滿搭客的巴士越過我們，搭客們都認得巴峇，接着巴士車就在前面的鄉村路上停下來，從車中湧出來的人群組成一個肉路障。我本能地响起車笛，企圖在狂亂的人群中開出一條路。但是聖賢對於這些人群的圍繞完全不會感到害怕或者困擾。我所看到的他唯一的反應是愛護和体谅。雖然有些人爲了要接近和觸到他而失去控制。在這樣的場合裏，他吩咐車夫把車停下，然後把車旁的窗口打開，把頭伸出去向人群祝願。群眾這時心滿意足，高興地散開。當我們慢慢前進時，巴峇向路兩旁的人群揮手和講話。這比坐在國王的座車裏，確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鄉村人民的臉上都閃耀着光芒，這樣的場面，真的使人幾乎流下感動的眼淚。

在賓達雲南裏，巴峇決定我們夫婦與他合住在那間大屋裏，但並不是宿舍式，因爲這時的人群已比以前少了很多。他給我們一個房間和一間盥洗室應用。在這裏使我們有機會更深一層觀察和了解他的性格。

在我們還未搬進前，他通知幾個最喜歡爲他效勞的年青人，吩咐他們把房間洗擦清潔和重新安排傢俬。我從來沒有看過印度人這樣敏捷和有效率地工作，如在聖賢監督下所表現的那樣。他不允許我或我的妻子幫一點忙，而他本身却給予必須的幫忙。他不知從何處把地氈、窗簾和花飾帶來。整理安好後，他把我們安置在裏面，抱歉地說不能爲我們提供更大的舒服。但是我們喜愛它，更萬分地仰慕他作爲督工和內部設計家的出色表現。無論他作什麼事情，或者是什麼規模的事情，他都會做得很出色。

住在這房間裏有一件使我們開心的事，就是巴峇通常是沒有預先通知而隨意的進來。他進來跟我們聊天，解答我們心中的疑難，關懷地問候我們是否適應印度熱辣的菜餚。這些食品都是以辣椒爲點綴，我們的確是不習慣，因而盡量少食，只留在我們的房間裏進食生菓。

有一次我們要求幾片麵包，對於這個餐廳來說，這是一

項很生疏的定單。巴峇派人駕車到孟加羅和其他適合西餐用的食料，他們滿載着各類東西回來——麵包、牛油、菓醬、蛋糕、乳酪，以及特別的飲料如阿華田和波維打。當聽到我們要吃麵包的消息時，巴峇的一些信徒也派人把麵包送來。不用多久，我們擁有的麵包已足夠開一家麵包店。從這個典型的例子中，可以体味到巴峇信徒兄弟般的友愛和慷慨。

巴峇決定要為我們夫婦舉行沙斯地波廸的興都儀式，這是當丈夫到達六十歲時所舉行的一種重新結婚儀式。在這個儀式裏，巴峇贈送一件美麗的絲沙厘布給艾麗斯，我則獲得一件白色絲多地和安卡華斯坦，他說在這樣的場合裏，我們應該穿著新衣裳。

一對來自巴峇信徒家庭的愛侶先舉行結婚儀式，我們與一大群來賓在中堂觀禮。一小時後才輪到我們。我們盤脚坐在低枱上，兩個來自巴拉聖地的僧侶為我們舉行多姿多彩的儀式。在我們的面前是一隻大椰子、一些香蕉、很多碗飯、檀香糊、番紅花、紅粉、香料和其他的東西，這些都是儀式所必備的東西。僧侶們口中唸着梵文的滿潭斯，在一定的時間內他們（或者我們，在他們的指導下），在碗中拿一些東西撒在椰子上，或者塗些軟糊在椰子上。

巴峇坐在一邊觀看儀式的進行，有時也給予指點。在適當的時刻，他走向前，以他慣常的姿勢揮動着那魔術般的手，創造兩隻金戒指，每隻都嵌有一粒大寶石。其中一隻是由我配戴在我妻子的手指上，另一隻則由他按上我的手指。然後巴峇把花串分別交給我們。我們互相仰慕各自的花串，其中有一隻是由我們懸掛在聖賢的頭上。在結束時，兩個僧侶同聲合唱讚歌，我們被告知這是有關在斯里沙地也賽巴峇的保護和指導下長壽百歲的讚歌。

整個儀式的過程都散發着賢士的深切愛護，在整整四十分鐘的儀式中，無影的慈善力量集中在我們的身上和我們的婚姻結合，為它的更新而得到崇高的祝願。

巴峇說第二天的儀式必須根據沙斯地波廸的精神，施捨衣著和食物給貧窮者。這消息很快就在鄰近的村莊裏散播着。

，大約有整千個窮人——男女老幼——都被引導到賓達雲南的庭院來。他們有秩序地一排排地坐列着。他們各人都得到豐富的飯菜。這是由巴峇的信徒所煮和分發的。

六十多個最貧窮的男人和同樣數目的女人被安排坐在內庭院道路的兩旁，每個婦女都獲得一件紗厘，每一個男人則獲得一件多地。由於這是為我們所舉行的儀式，因而是由我們分發贈品，但是贈品是由賽巴峇所提供的。

這個施贈的聖賢卻沒有露面，由經歷多次這類事件的拉查烈地負責監督的工作。他組織了許多年青的信徒，把一疊又一疊的衣服拿出來，一方面由我妻子分發紗厘布，另一方面則由我分發多地。有些獲贈的貧者敬吻我的腳表示感激。我感到狼狽不安，並告訴他們這些贈品是賽巴峇贈送的，不論他們懂不懂英語，但是他們都知道這個受人讚美的名字。

對於眾多的貧困者來說，賽巴峇是天祐神的再身。例如在十月偉大的達沙拉節日裏，他在巴拉聖地施贈食品給那些為她祝願的貧困人士。有時他親自送甜品，把佳餚放在蕉葉裏給上千的窮人，那些老弱、殘廢和瞎眼者都獲得衣服的贈送。

除了重要的西瓦拉底聖典的禮儀外，賽巴峇通常不在眾多群眾面前表演神奇的創造表現。但是我看過他破例表演了一次，這是為了要孝敬姆地醫生——他是個最有資格接受獎品的人。

姆地醫生是個眼科專家，名揚全印度和海外醫學界。但在印度六百萬盲人心中，他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他是他們在黑暗中的光明希望，他們尊稱他為“給予我們光明的兄弟”。他是孟買一個商人的兒子，於一九四〇年在孟買執業為眼科醫生。

“我的許多病人不得不出售他們寶貴的牛，甚至他們的茅舍，以便籌足款項遠道而來求醫”，他回想說，“所以我決定幫助他們。”

在一九四三年他放棄他的私人執業，設立了如今著名的眼睛中心醫療所，給予求醫的人免費服務。他的總部是設在

達環則縣的米芬鎮，他的服務範圍是卅萬平方英里，人口相等於美國的總人口。

他經常把流動醫院設在學校裏，這方面的活動是得到地方當局的贊助。當地的任何居民，不論他們貧富的身份，都可得到免費診療他們的眼疾，病人可以免費地住宿在學校裏。眼科醫療中心通常駐紮兩個星期，這期間姆地醫生醫治了數以千計的病人。他的工作除了改正斜視和其他的眼疾外，主要的還是開刀割除白障膜。他的手術極熟練，在他的受過專門訓練的助手協助下，他一天可以做整七百個白障眼的手術，這已爲衆人所知，他的這種速度使他能夠處理大宗病案，但是仍然保存極高的水準，白障眼的手術成功率是九十九巴仙以上。當他在廿五年前開始爲盲人獻身以來，姆地醫生的手術已爲超過十萬人恢復眼光。眼科醫療中心的費用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慈善機構和一些有錢人所贊助。姆地醫生個人完全不接受任何收費。

我遇到姆地醫生是當他到來白原鎮時，他是和納克先生一起邀請賽巴峇到古拉爾去。巴峇同意出席在這個市鎮舉行的眼科醫療中心的閉幕典禮，它大概離開白原鎮卅英里。

我很榮幸獲得邀請與他們一同前去，同車前往的還有拉查烈地和斯。勞爾，後者居住在白原鎮，他是我在馬德拉斯的朋友G。勞爾的堂兄弟。在下午炎熱的氣候中，我們驅車前往。在路途中，姆地醫生回答很多我們提出關於他工作的問題。他是個接近五十歲的人，身體強健，有一個發亮的禿頭和一對慈祥的眼睛。我發覺他的禮儀和談吐都很西方化。當他告訴我在歷時三個月的雨季裏，由於病人很難遠道而來求醫，他前往美國、英國和其他的國家，這時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這樣做主要是要與眼科手術的最新技術保持接觸。

眼科醫療中心是設在一間學校的大建築物內，這時在校門外已有整五千人在等待。我們被引導到那個五色繽紛的貴賓台上。首先是由稅收官吏發表一個簡短的講辭，接着就由坐在我身旁的姆地醫生發言，他用當地的方言發言，因而我

不大清楚他講辭的內容。但是我了解到一要點：他說雖然他是一個專治瞎眼的醫生，但是我們在精神上都是色盲的，需要一個偉大的導師如賽巴峇把我們開導。

當他講完後，正要回到他的座位時，巴峇已經站立起來，走到他的身旁。他用他神奇的手迅速地轉了幾個圓圈，在他的姆指和食指之間出現了一個金戒指，它嵌有一粒大紅寶石。他把它放進醫生的中指上，剛好適合配戴。人群中發出噓噓的驚奇聲，接着才發出愉快的鼓掌聲。姆地坐下來時，他的情緒非常激動。他把美麗的戒指展示給我和其他的人觀賞，它像是量過他的手指後才特別訂做的那樣恰到好處。

賽巴峇通常是以唱讚歌開始他的演講，他個人用他甜美的歌喉高吭，然後他發言一個鐘頭左右，最後他引導群眾高唱更多的聖歌。他用非常流暢的語言講道，不需要任何講稿，使聽眾席上鴉雀無聲。

過了一些時候，我們的車夫斯勞爾溜走了，這是逃走策略的一部分，因為在每個地方和場合都要有適當的逃走策略，否則巴峇就會被成千上萬的群眾所包圍，他們都要接近和觸動他，照預測這次場合特別困難離開，因而在巴峇的講辭接近尾聲時，拉查勸告我先行離開。

在講台的後面是學校，我從那邊出去，期望能見到斯·勞爾在對面的車內等待，但是他卻沒有在對面。我轉到彎角處他放車的地方，發現他坐在車內，一小群觀眾圍繞着他。

他解釋為什麼不能到達學校的門口，雖然預定巴峇將會在該處登車離開。他說巴峇白色的汽車很容易被認出，當群眾發現他的車時，他們立即把它圍繞着。我們只能坐在車內等待，談論着賽巴峇的奇蹟。

斯·勞爾手指上戴着一個戒指，它與他的堂兄弟G·勞爾所戴的戒指類似。它嵌有一粒大翠玉，旁邊有小鑽石圍繞着，通過那粒翠玉可以看到沙地也賽巴峇頭和肩膀的畫像。我知道這個戒指必定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因而我問起它的起源。

他說這個戒指是由巴峇以他慣常的揮手所創造的，開始

時它是沒有巴峇的畫像。他於是告訴巴峇這樣的一個戒指，他是可以用錢買到，他所要的戒指是有賽巴峇的影像在裏面。聽到這一番話後，聖賢把戒指拿回去，在手上拿了一會兒，然後把它交回給他。當巴峇手上拿着它時，他的影像出現在翠玉裏面，他再揮動手，巴峇創造出一個完全類似的戒指，而把它贈送給G。勞爾。

我們開始聽到聖歌，認為這是我們準備離開的訊號。在第二首聖歌唱完後，我們故意把車駛向錯誤的方向，以誤導人群，然後再轉到學校的門前停下，這是在會場的另一邊。聖歌唱完後，幾分鐘過去了，但是會場鴉雀無聲，巴峇並沒有如預期地從那道門出來。

接着我們看到群眾開始沿着道路向我們這邊湧來。不久我們被從四面八方而來的人潮所包圍，每一個窗口都是由人臉和眼睛織成的帆布。在車子裏面我們感到很悶熱、窒息和沒有空氣。當你處身在暴力的中間，你會感覺到他們不是由個別人士所組成的人群，而是一隻大野獸，它可以做出任何事情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敢開車移動，恐怕會傷害到這些人，我們只好被重重的包圍着。

當我們缺乏空氣而感到暈過去時，有幾個警察突然出現開路，聖賢以冷靜、安祥和帶着微笑走來，緊跟在後面的是拉查，當他們登上車後，警察在車前開了一條路，斯勞爾開動引擎，像是要從危境中脫身，但是巴峇坐在車後座喊道：“慢慢！慢慢！”他吩咐我們把車窗打開，當我們在人群中緩慢而行時，他用手和發言向路兩旁的人祝願。

這時人群已不再像隻野獸；它是為一個偉大的形象所感化而變成溫和的人類，有些人在地上伏臥着，另一些跟着車尾跑動，狂歡地喊着：“賽巴峇，賽巴峇！”他們的臉上和眼睛都流露出愛和快樂的光芒。

納克先生坐了一輛車先行離去，現在我們正朝向他的屋子，他的屋子有一個很寬濶的廣場，四面由高牆圍繞着。當我們進入後，大門隨即被鎖起來。隔不久，我們聽到一大群的人在外面吶喊。

“他們讓兒童站立在最前面，希望通過這樣的做法，引誘我們把大門打開。”稅收官作出這樣的評論。

巴峇微笑着，過了一會兒，令我們十分驚奇，他竟命令把大門打開。在窗口中，我看到人群像是決了堤的洪流一樣湧進庭院來。聖賢走上前去迎接這股洪流，稅收官和其他的人緊緊地跟在他後面。不久在微光中，我看到這些群眾圍成一個圓圈，靜靜地坐着。巴峇在移動着，因而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看清楚他，有的能夠動到他的道袍和腳，另一些則能與他交談一兩句，更有些則從他的手中獲得一些聖灰。

自從那一天起，姆地醫生已經成為賽大家庭的一個成員。翌年初，巴峇邀請他到巴拉聖地來主持他的慈善眼科醫療中心。許多病人從周圍地區前來要求免費治療，而許多神廟裏的成員却臨時充當起醫藥助手。那年較後時，我發現這個心地善良的醫生在孟買舉行的沙地也賽世界會議裏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當六月要降臨賓達雲南時，我們都開始感覺到要離開這個寧靜的地方。在這裏巴峇會不止一次提到克利斯納神。他答應把我和艾麗絲帶到巴拉聖地，但是他沒有提到確實的日期。

他即將離開這裏的消息迅速地傳遍開來，知道他沒有給予預先通知的作風後，每個人都把必需的東西收拾好，以便能即刻起程。我們已決定不再有第二次的措手不及。

第十章一個不同的地方

上蒼慧眼所到之處

是智者的港口和樂園

沙士比亞、李查王第二

有一天傍晚，當巴峇與一個信徒的家庭成員在孟加羅進餐時，人們在賓達雲南都傳說巴峇將在第二天早上離開，起程到布達巴蒂去。每個人都相信這消息是真的，而我們也都把行整理好。

第二天早餐前，巴峇走進我們的房間，他看着我們的行李，驚奇地問道：“什麼，你們要走了？”

“聖賢，我們聽說你今早要到布達巴蒂去，所以我們……”

“不，不。”他打斷我們的話說：“今天早上我將到馬德拉斯去，只是過一晚而已，你要來嗎？”他祇把問題轉向我一人而已。顯然地這只是個男人的聚會。

吃過早餐後，我們便乘車起程。拉查負責駕車，除了巴峇和我兩人外，還有其他兩個男子。離開白原鎮幾英里後，我們把車停在汽油站添油，汽油缸還沒裝滿，就已有一群人圍繞着我們的汽車。其中一人是個乞婦，巴峇給了她一點錢。我不曾見過他遇到乞丐而不給予施捨的，即使汽車是在公路上疾駛着，當他看到路旁的乞丐時，巴峇總是把車停下，向前面這些不幸的人慰問和表示對他們的關懷。

這一次到馬德拉斯去，有一個年約十六歲左右的少年跟我們同行，他與我在車後座坐在巴峇的兩旁。沒有人會知道跟巴峇一起在車中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有些時候，他可以很久地靜靜坐着沈思或者在休息，與他同車的人都敬重他，不管他的動作象徵着什麼，大家都保持沈靜。有時他放聲高歌

，同時也叫我們加入，而最通常的則是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發生。

有一次，當我們慢慢經過一個村莊狹小的道路時，一個人從路旁衝到車前來，他手裡拿着一粒椰子。我們把車停下來，那人就在我們車前的路上把椰子打破。這是一種興都教徒的拜神禮儀。然後他跑到車子旁邊的窗前接受巴峇的祝福，然後我們再開車向前。另一次，當我們駕車經過一片耕地時，這裡離開神廟已有好幾十英哩。在路中遙望過去，一百碼之外只有三個農人映入眼簾。他們的背向着我們，彎着腰在幹活。當我們的車經過他們時，其中一個站了起來，向着我們合掌行禮。其他的兩個農人則繼續做他們的工作。我不禁自問這一位農人怎會知道這是賽巴峇？是他認得這輛車還是他感覺到這個偉大的聖人正在接近他？

今天巴峇有意展示他的魔術，以便為這位少年提供一些娛樂。他拿起一片青色的板榔葉，他用指甲切下一個小園塊，然後在它上面做一個標記。他把這小園塊的葉子拿給我看，問我這標記代表着什麼。它可能是梵文的圖案，我實在是一點都不懂。他沒有提供任何解釋，又把小葉子拿回去放在那少年的掌心，手指尖還是夾着圓形葉子的一端。當他把手放開時，青葉子不見了，只見另一片大小相似的圓塊出現在少年的掌心裡。這圓塊的正面有着鮮艷的色彩，裡面則嵌有一個威士魯的頭像。當我仔細看它時，非常有趣地這頭像的色澤正如那青葉子一樣，而它的背景則是白色。它其實是一個有小圈串着的金飾物。把它轉過來，我發現它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不知是否那個小瑕疵，還是其他一些我不明白的原因，巴峇在少年手中再度把金飾物拿起，這次當他把它放下時，所出現的是一個同樣大小的金飾物，但它却具有三個興都神的頭像—西瓦、威士魯和婆羅摩。這第二個金飾物的顏色與前不同，它的金屬也沒有什麼瑕疵。巴峇把這個飾物贈送給

少年，而第一個金飾物則在巴峇的手指中消失得無影無踪。

回顧這次與賽巴峇的奇妙簡短的馬德拉斯之行，有兩件事情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第一是群眾奇妙地知道他的存在。我們到達時吃了個過時的午餐，稍事休息後，我在我們寄居的雲卡達滿尼屋子樓上的窗口望出去，屋前的花園這時已經擠滿了人，幾百人盤着腳坐在地上等待觀看聖賢的豐彩。事前並沒有發表什麼公佈，也沒有預先作廣事宣傳，屋主祇是在幾個鐘頭前才知道我們的到來，他們只通知幾個聖賢要與他們交談的信徒。

這幾個信徒也許通知他們的幾個朋友，這些也是巴峇的門徒。信徒們從來就不對巴峇的到來作大事宣傳。雖然沒有這一切的鼓勵，人群却很快地聚集在這裡。看來聖賢是喜歡靜悄悄到來，這樣使他可以與敬愛和忠於他的信徒及其家屬談話。通過一些感應性的耳傳，巴峇要到來的消息很快地就傳遍整個城市，到傍晚時，屋前屋旁的園地都擠滿了聽到消息而來的人，耐心地等待聖賢的出現。

另一件使我佩服萬分的事是巴峇的超人精力。從下午直到深夜他都在接見訪客，單獨或者集體地；他同時也在人群中移動，或者到那些患病或者有其他急難的信徒家裡造訪。

第二天也經歷同樣的活動，一直到晚上七時才結束。我們接着驅車離開馬德拉斯，前往白原鎮。在離開馬德拉斯幾英哩的地方，路旁停着一輛擠滿人的車，他們都是巴峇最虔誠的信徒，他們都希望在他離開前再多見他一面，再多聽他一句話語和從他手中獲得多一次的祝福。巴峇都一一地實現他們的願望。這些信徒的眼裡都充滿着愛的眼淚。過後我們開始走上五小時的路程，冒着黑夜，穿着無數的村莊，閃避許多充斥着印度公路的水牛黃牛，當我們到達賓達雲南時，已經過了午夜，但即使在這樣的時刻裡，還有一群客在等待看見他。

在以後的旅程中，我看到同樣形式的節目，此外還加上

講道、公開演講及其他大規模的餘興節目。作為他的同伴，我們時不時被允許作幾個鐘頭的休息，而賽則繼續他的工作，我們在車裡靜靜地等待他，他則進信徒的家裡，與他們聚會一些時候，把歡樂與希望及精神糧食都帶給他們。

從早上到晚上，經常是到午夜或是至午夜過後，巴峇都一直把自己獻身於信徒的需求和福利。他接見那些來見他的信徒，他也接受懇求到臨信徒的茅舍解難釋疑，通過口頭或者禱告感應的方式傳達他們的懇求。他能夠做好幾個平常人所做的工作，可是我不曾見過他疲勞，有時他雖略有倦怠，但很快地他又恢復他的活力，他好像是喝了泉源的所有精力。

有一次我問聖賢是否可以替我做一件事，他回答道：“當然可以，我是你的財產，我沒有什麼特權。”他的生命就是連續不斷的犧牲自我及為信徒們服務，通過他們而把影响普及全人類。當神的慈愛被打進人類無知和哀傷的心田時，向外擴大的旋波將一直會伸展到邊際。

從馬德拉斯回來幾天之後，我們從白原鎮驅車到一百英里外的布達布蒂。同行的只有我、我的妻子、拉查（司機）與巴峇本人。這是艾麗斯第一次到神廟去，沿途巴峇指出地區的標誌給她看，他同時教她唱一首興地讚歌。但是在大多數時間裡，他都處於莊嚴的寂靜中。

當我們進入巴拉聖地時，我興奮地見到所有的居民，成百地排列在道路的兩旁，因此，我們經過一條用歡笑愉快的臉孔所形成的大道。我們的車停在大禮拜堂前。巴峇隨即就被人群所包圍。我們則受到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卡斯督里先生的歡迎，並且被護送到我以前居住過的客房。

我發現神廟的外表生活與我前一次來時的情形並沒有多大的改變。那晨曦的鐘聲，把人們從夢中喚醒，準備到禱告堂靜坐祈禱。並不是所有居住在神廟的人都去禱告堂靜坐：有一些是在他們的房中進行這種儀式，另一些則選擇其他的

地方如在那神聖的白楊樹下，這些樹是巴峇多年前在醫院後的山坡上栽種的。我喜歡在山上的高大石頭上練瑜珈術，同時觀看晨曦把它的光芒散佈山野和把整個山谷鋪上金黃的光輝。

接着，人群就在大屋前的圓形花園聚集，以等待巴峇的出現。當他在陽台出現時，他舉起手來為大家祝福，這是一天中的第一次親身祝福。然後，巴峇開始接見訪客，每次接見十二至廿人，所花的時間大約是半個至一個鐘頭。他每天大約接見一百五十人，在繁忙的時刻所接見的訪客比這數目還多。

接近中午時，有規定一個鐘頭唱讚歌。巴峇經常到來參加，並坐在大廳裡的高椅上。在唱着讚歌時，他有時川流在外面坐着的人群。有時他却利用大部分唱讚歌的時間接見他組裡的信徒。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會接連續兩次按照同樣的程序做事。

當傍晚第二個唱讚歌時間開始時，巴峇經常地還在接見訪客。過了一些時候，他才從會客室出來，走下一條小徑去餵養他的小象——賽吉打。當那頭小象看到他來時，她儀態萬千地迎上前來，鼻子捲着神廟婦女做的花串。當小象來到巴峇面前時，它把花串置放在巴峇的頸上，然後彎曲着它的前腿向他敬禮。巴峇撫摸着它，然後從籃中拿水果來餵它，然後他把菓籃留下。他接着走過去會見坐在小徑兩旁的人並與他們交談。小象一直在注視着它敬愛的主人，並隨着他而移動，它的頭一直是面向着他。

當小象把籃裡的水果吃完之後，它把那隻空籃放回它的睡欄裡。但是如果巴峇呼喚它，叫他停下來或轉回頭，它會立即遵從。這隻寵象是南印度的一些信徒贈送給巴峇的，當時它還在襁褓時期。它現在已變成神廟裡人們的寵物，當它遠遠看到巴峇的紅袍時，或者感覺到他的存在時，它會用鼻子鳴叫以表示敬意。在巴拉聖地有重要的慶典及遊行節目時

，它會被披上華麗的衣裳參加典禮。

唱完了讚歌和阿拉蒂美妙的結束儀式後，人們這時點着檀香燈及低吟着頌歌，從大廳和樹底下湧向屋前。在這裡人們等着傍晚的親身祝福。不久那個着紅道袍、披着圓錐形厚髮的矮個子出現在照亮了的陽台上。在一次深深的呼吸後，他的嘴唇在移動，他的手舉起，這時好像有一些比週圍空氣更微妙的東西被舉起，情景扣人心弦，直至人們的眼睛都為淚水所潤濕。

我們然後進晚餐。巴峇花費大部份傍晚的時間接見更多的人，例如有行政難題的神廟行政人員和有緊急個人困難的訪客。

與我上次來時比較，巴拉聖地的內在生活實質上也是沒有什麼改變。當你越過門庭時，你好似進入了一個和平安祥的樂園。你不是處身在一個仙人的夢境裡而把世界忘記。但是你對價值的觀念改變了。這個世界的煩惱和矛盾好像是從望遠鏡的另一邊倒看過去，都變得很小很小及非常遙遠。在神廟裡即使那些切身的生活問題，如適應一些不舒服的環境，想辦法獲得一些西方的食物—麵包、牛油及奶酪等等，看起來都是非常渺小的事情。在這裡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來自中心的愛的氣氛，它散佈至神廟的每一角落。美國有名的「鐵肺」百萬富翁飛特斯萊特對勞德斯所說過的話也適用在這裡。他說：“在這裡的人生就是祈禱……我們處身在遠離人間塵世的地方，這裡是通向天堂的中站。”

生活在神廟裡的其中一個最有趣的特徵就是那裡的人群——居住在裡面的人和訪客。單單在這個課題上就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他們的到來是具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從老遠的幾百哩外來，就像人們拜訪達爾菲奧尼哥，要知自己未來的生命前景。有些是爲了生意的原因而來，來請示是否可以買一間店，開辦一間工廠，接洽一個生意合同，或者是尋找一份新的職業。有許多人則是爲了身體健康的問題

而來；巴峇集團在外地的代表到來邀請他主持慶典或集會，更有些人來邀請他去他們的家主持一項婚禮，替嬰孩取名，或為新屋子消災。有一些只謀求接近他，並從而得到難以形容的快樂。巴峇需要有百萬個身體才能滿足所有這些請求。

有一點關於巴峇現在的本人和他的前身必須指正的是，他從不計較人們把他當做算命師、遊說者、心靈的啓發者、生意顧問、或者是一個濟世良醫。他把所有來找他的人當做是他的孩子，有些要他把破了的玩具修補，有些是有耳疾，有些則只求他講幾句勉勵的話。他盡一切可能去滿足他們本身的水平。另一方面，他也盡力應用他強大的法力，把人類的精神水平提高，使人類朝向高尚人種的目標前進。

克利斯納把那些來朝拜他的人分成四大類：1. 悲傷的人。2. 想獲取利益者。3. 追求神學知識和了解真義者。4. 已經獲得高超神學智慧者。他認為他的任務就是要滿足所有這些人的請求，他把他的祝願平等地分發給他們，可是每一個人祇能根據他本身的準備程度，他在精神梯級上的成就而決定他接受的份量。賽巴峇把這個問題看成這樣：太陽把它的光輝普照在天底下的人群，假使一個人是在障礙物的後面或者是在房間內，那麼他祇到得到這光輝的一部分。同樣地，要培養一個人更高的精神修養就像從房間的禁錮中走到陽光底下，領受它的全部的光輝。

在克利斯納死後五千年的今天，那些來參見賽巴峇的人也可概括為同樣的等級。巴峇也以同樣的態度來幫助他們。他把福音普施於人群，可是他們本身的局限性決定他們所能接受的分量。如果他們現在要求的是身體的健康和物質的繁榮，那麼這些也就是他們所能得到的。那些高一級的精神智慧者，他們像前人一樣，也獲得陽光的充分照耀。他們的人數是少之又少，但是他們還是存在着。我曾見過一些這樣的人，這使我感到很高興和稀有的提升心理。他們有的在神廟

裡過着五根清淨的生活，有的則過着普通的家庭生活。

當我要寫這本書爲人所知後，這是神廟裡的其中一個光輝的事例。有一個完全獻身於巴峇事業的婦女，把她從一九五〇年第一次到布達巴蒂時開始記錄的日記借給我。這是一本有趣的文件，它記錄着當神廟還未建成時巴峇在布達巴蒂的生活片段。從她的日記裡，我瞭解到巴峇幾件還未爲大家所知曉的事件。

例如，許多人以爲在巴峇還未公開講道時——那就是在他未達卅二歲時——巴峇沒有給予任何的精神指導。在他首卅年的生命裡，他主要的作爲是表現在表演幻像、神奇治療和創造其他奇蹟。但是，這日記中顯示在這段時期，他也有履行傳道的任務。

無疑地，大多數那些爲滿足好奇而來看這位布達巴蒂神奇的年青人的人群，他們在精神學的水準還處於幼稚園的階段。他們需要不斷地看到這類奇蹟的出現，才能保持住他們的信仰。他們或者祇是希望得到超人的幫助以治好他們的病或克服物質上的難題。當他們的好奇心得到滿足，或者當他們得到所期望的物質利益時（或者在這方面所獲得的是失望）。那些不可能獲得更高深指導的人，便會慢慢飄離而去。

但是還有其他在生活領域中屬於更高級的分子，那些在尋求知識，尋求這個世界所不能帶來的了解和歡樂。對於這些人賽巴峇一開始就親自給予教導，培養他們正確的思想，感情和行動。對於這些人，他也給予個別的精神修練。

如同現在一樣，他大部分的教導都是通過故事、寓言和比喻來實現。如同現在一樣，所有他的教導都是着重如何真正地、腳踏實地過生活，強調祇是盤旋在美麗的詞藻和舞弄動人的玄秘絲網，並不能使人得到什麼好處。巴峇一開始就堅持的道路，就是教導他的門徒發揚瑜珈神聖的愛。

這瑜珈術就如同其他一樣，須要克服我們個人的包袱，如個人的野心、名譽地位、驕傲、自大，同時也要剷除那隱

藏在腦海裡黑暗角落的自私觀念。爲此，我們必須準備忍受節儉所引起的痛苦和其他許多最初看來是不平等的個人待遇。

我從日記裡得到的另一個印象是，每當他嚴格要求他的門徒時，事實上他是要表揚他們，這是一種反面的祝福。他這樣做並不如許多人認爲這些門徒將失去他的慈愛和被踢進黑暗的角落。相反地，它意味着巴峇對這些門徒存有極大的期望，把他們放到磨練盤上苦練。他鍛煉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使他們在神道上獲得進步。

有時通過這樣的方法，明顯地也是爲了這個目的，他要考驗人們的最大忍耐能力。即使他們經得起考驗，巴峇也許會使他們通過一個他叫“刷亮的過程”，便可能使他們感到更大的精神折磨，直至他們獲得更深的體會。因此我們發現巴峇的許多老門徒都能幫助我們看到他們師父那些隱蔽的任務和目的。他們也使我們明瞭巴峇許多行動和言語底下所具有的實在意義。

隨着日子的過去，許多新的和滿懷希望的信徒進入我們的生活圈子。這其中有些有極爲動人的故事告訴我們，這是有關從巴峇中所體驗的奇蹟和精神經驗。我把這些故事做了筆記。並獲得他們的允許應用他們的名字和其他的證件。這些品質高尚的人，其中許多是著名人物，他們都可作爲證實這些奇異事物真確性的還活着的證人。

與此同時，我要嘗試描述八月尾離開神廟前我與巴峇最後一次會面所具有的特殊素質。當然在巴拉聖地時，我們並不像在賓達雲南，特別是在富士離山時所具有的那種親密的個人關係。神廟的生活是處於另一種不同的幅度，這裡成群的客人來來往往，或者是聚集在一起慶祝重大的宗教節目，或者是其他的特別慶典。

在我們居留期間，我們經歷了兩個重要的慶典：七月的古魯本利馬導師節——一個紀念偉大導師的節日和八月五日巴

拉聖地升格爲鎮的慶祝典禮。在八月五日的慶典中，附近許多城鎮如賓如昆達、安挪打坡和州首府海德拉堡的許多重要官員都有到來參加。他們之中有些是巴峇的信徒，有些却不是。

過了升格爲鎮的慶典後，賽巴峇爲每一個人準備一個大花籃。超過一千人出席了一個美妙的印度晚宴。聖賢不疲勞地穿插在賓客中招待，他要使每一個人都吃得飽和使他們感到快樂。

巴峇的生活非常忙碌，我們非常幸運地能經常看到這位偉大的導師。我與他一起到安挪打坡作三天官式訪問。在這裡我遇到一些當巴峇年青時就已跟他相熟的信徒。每逢會見外國訪客時，他經常叫艾麗斯和我到會客室去。我們和那些來自法國、意大利、南美洲、德國、丹麥、波斯的客人都坐在他的腳邊。我們看他表演創造物體而使訪客感到驚奇和快樂。例如創造聖灰，或是糖菓，然後分發給我們吃；有時他也創造一件珠寶，然後送給其中的一個客人配戴。在所有的場合裡，我看到一個最重要的奇蹟——每個人的心都爲他的無私的愛而深深地感動。

與巴峇相處的日子，給我們留下許多值得紀念的場合。當我們逗留期限屆滿前的幾天，巴峇天天叫我們到他那兒。這些個別的會面，有時長達兩個鐘頭，是與神廟裡特別的朋友共同分享。有些像我們一樣即將離開此地，有些則繼續留下來。巴峇經常是以講道開始，然後才談論到普通的課題和個人的困難，後者通常是集體討論。

出席最後會面的是拔特夫婦，我們曾搭過他們的順風車到孟加羅去。拔特先生是一個退修的印度人壽保險區部經理。他在退修前夕曾感到嚴重的心臟病打擊。現在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居住在巴拉聖地。他說他之所以能繼續生存，這完全是賽巴峇的恩惠所賜。他們夫婦要回到孟加羅作一個短暫的停留，以便處理一些個人的事情。可是這幾天來，拔特先生

的左邊心臟在疼痛，醫生會禁止他駕車，所以我志願地當起車夫來。

與一群八個人作了一般性的談話後，巴峇進入另一個房間，再個別地與要離開的人談話。最先被叫進去的是康特的馬哈南尼和她的女兒南達。馬哈南尼是要到孟買去，南達要送她一程，然後回來神廟定居。

接着艾麗斯和我被巴峇喚進室內。當巴峇單獨與我們在一起時，他停止開玩笑，用嚴肅、慈祥的話語與我們交談。他好像一個慈母送別她的進入寄宿學校的兒女，所不同的他像是世界上所有母親的典型。那來自他身上的慈愛正向一江春水流向那愛的海洋。在那愛的海洋中，個人的身體像是消失了，各個人的包袱，憂愁、恐懼都被溶化了。在那個境地裡，每個人都接觸到那無邊際的邊緣和享盡那難以形容的歡樂。

許多巴峇的信徒都會告訴過我關於他們所體驗到的最深刻的神秘性和奇蹟，而當一個人接觸到時，他將成為神靈的一部分。可是對於我來說，沒有人能夠完美地形容我的經歷，因為它是語言所難以形容的。

當巴峇對我們的工作、健康和生命給予個人的指導後，他手裡抓着一個小小的銀盒，一寸高和一寸直徑。當他把它的蓋打開時，一陣異香充滿着整個房間。盒子裡裝滿了灰色的聖灰，它的味道香甜。他把盒子交了給我們之後，他吩咐我們每天服用一點，它會給我們的身心帶來極大的益處。

他最後與拔特夫婦談話。因為今天是蘇巴馬廉神的信徒的好日子，而蘇巴馬廉神是他們的家神。拔特夫人買了一束花和都士葉置放在巴峇的腳下，對她來說，賽巴峇是蘇巴馬廉神的替身。有關這一個事實，我將會在下一章裡詳細記述她的那個奇異的經歷。

巴峇把幾朵花放在她的頭髮上，然後他告訴我們略等一下，他要上樓到餐室去拿一些禮物下來（我們猜想是一包聖

灰)。他隨手拿了剩下來的花朵上去，我們都站着在等他。我和艾麗斯站在拔特先生的左邊，他的夫人則站在他的右邊，其餘的人都站在房間的另一邊。

當我們與拔特先生交談了幾句之後，艾麗斯看到幾片類似乾漆的東西從天花板上飄下來。我起初沒有看到這些東西，直到它們離開高個子的拔特先生左肩一呎半左右，它們都停留在他的左肩膀上。然後我注意到這些碎片原來是都士葉和一些花瓣。

從拔特先生的臉上，我可以看出他馬上感覺到這事件有點奇異，我立刻找尋自然的解釋，但是沒有辦法找到。這些葉子和花瓣是不可能從房間裡的任何物件中落下來的，因為房中除了一張椅和一個櫥子安置在另一個角落外，房間裡空無一物，而這些傢俬離開我們所站的地方頗遠。房裡的牆壁也是光禿禿的。

這些葉子和花瓣是不可能從拔特夫人的頭上掉下來的，因為她是一個很矮的人，而當時她是站在丈夫的右邊，它們却是從空中落到他的左肩上。況且她頭髮上只有花朵而沒有葉子，這些花朵仍然配帶在她的頭上。這些葉子和花瓣也不可能是從窗外飄進來的，因為外面一點兒風都沒有，而且窗口附近也沒有什麼都士樹。如果這些葉子花瓣是從窗外進來，它們不可能像艾麗斯所看到從那樣的高度下降。我覺得它們的出現是絕對不可能由自然的自然力量所造成。

拔特夫婦相信這是巴峇的傑作，把花瓣和葉子從樓上的房間擲下來，通過厚厚的天花板而落到拔特先生經常酸痛的左肩上。從克利斯納神時代起，都士葉就被用來治病。令人驚異的是拔特先生左肩的疼痛馬上就跟着消失。

這時候，巴峇遣人送來一包包信徒們稱為“緊急的聖灰”給那些即將離開的人。這是深灰色的，被認為是可以治好嚴重的病痛和創傷。

拔特先生經過葉子的觸動後，他不再需要這類東西，他

的身體馬上好了，精神十足。在前往孟加羅的路程上，大部份的時間都由他駕車，我只駕了幾英哩的路程。我們在孟加羅他們的住家居住了整整一個星期。他天天都載我們出門，有一次把我們載到白原鎮，在那裡我們收拾了餘下的行李以及拜訪狄斯特夫婦。拔特先生不再患有心疼病，好像是由一道治療的聖光，通過葉子和花瓣的神奇飄落而把疾病趕走。

葉子與花瓣的飄落，是大自然最神奇的事。

——葉子與花瓣

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

——葉子與花瓣

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

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

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

——葉子與花瓣

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在科學的進步中，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已由古代的迷信，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

第十一章飄動的齒輪

不是那變黑的運轉系統
而是我們麻木的想象力在高升
飄動的齒輪，我們在傾訴
敲打我們泥築的門

法蘭斯、湯遜

雖然興都教是多神教，但是大部分印度人，特別是那些有受教育的部分，都明瞭每一個神都是那崇高的婆羅門的一個有限反映部分。“上帝是有一千個頭，”他們這樣說，因而從不同的形式來代表最高神明的不同部分。這完全是沒有衝突的，因為最高神明最終來說是沒有形式的。事實上在興都的禱告室裏，在那些保留為敬仰和祈禱的地方，你可發現到許多神的塑像和畫像，通常也有耶穌的像。

然而在每一個家庭裏，都有一個特別的神位，那是家裏最高榮譽的地方。在拔特的家裏，傳統所供奉的神是蘇巴馬廉，但是拔特自己却傾向於崇拜支利斯納神。也許為了這個原因，也許因為是保險界的一個高級執行人員，他是非常的忙碌，因而每天禱告蘇巴馬廉神的任務，是由他年青的妻子執行。

在一九四三年拔特夫人患上了子宮癌。醫生認為要動手術，但沒有保證一定會成功。拔特的寡母是與他們夫婦住在一起，她於是告訴她的兒子，“蘇巴馬廉神醫好你父親的癌症而無須動手術，同樣地它也會醫好你妻子的病。”

這個老婦人的信仰是非常地堅強，因而兒媳就同意放棄動手術的念頭，而把他們的命運完全寄托在家神身上。於是對蘇巴馬廉神的祈禱大大地加強，宗教儀式比以前更加嚴格和虔誠，祈禱的程度更加狂熱和把時間延長。這些禱告現在主要是由拔特的母親進行，她的媳婦躺在牀上越來越瘦弱，這樣一拖又是六個月。

有一天晚上，在半睡眠狀態中，病人在月亮微光中看到一條大眼鏡蛇繞着她的牀。她害怕起來，立即亮起牀頭的燈，並喚醒睡在同一房間的家婆，她的丈夫因生意的關係離家遠行。

在房間裏並沒有找到蛇，但是她一熄燈，她又看到那眼鏡蛇，它環繞着睡牀，而這條蛇立即就變成蘇巴馬廉的形像，如她所熟悉的懸掛在祈禱室內的神像。他像是浮在她的上面，然後用一支叉刺向她的胸脯，像是要把她帶走。

不久她發現自己在一個高峻的石山峯上，站在蘇巴馬廉的面前。她隨即跪在他面前，用手和前額觸動他的腳，他開始向她講話。他問她是否要與他在一起，還是要回到人世間。她明瞭這意味着作生死之間的選擇，想念着她的丈夫和年幼的兒女，以及他們對她的需要，她告訴蘇巴馬廉希望能回到人世間。

他們繼續在談話，最後蘇巴馬廉說，“妳的疾病已痊癒，妳將會很健康，在妳整个人生的過程中，我將會保護妳，當妳想到我時，我就會在那裏，現在妳可以回去。”

“怎樣回去？”她詢問。

他指着在她面前出現的彎曲和窄狹的梯級，她開始走下梯級——然後她感覺到她的知覺忽然中斷，她發現她是在自己房裏的牀上，結果她醒過來。她立即喚醒她的家婆，告訴她有關的幻像。當她丈夫回家來時，她也告訴他。但是她認為這經歷是神聖的，因而她沒有告訴任何家庭成員以外的人。

自從那天晚上之後，她很快地恢復精力，而癌症的跡象也跟着消失。她很快就痊癒，恢復了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了一個重大改變，除了她的家務和遵守宗教條規外，她獻身於社會福利工作，為貧窮不幸的人羣服務。上帝把生命賦還於她，她決定充分利用她的生命，為上帝作最好的服務。

廿年之後，拔特夫婦才第一次聽到沙地也賽巴峇，於是他們出發到巴拉聖地去。遇到拔特夫人，巴峇說：“我很久以前有跟妳講過話——廿年前。”

她分分疑惑地回答，“不對，聖賢，這是我的第一次拜訪你。”

“對、對，當妳住在米蘇時，我有來看過妳。”他說出當她患上癌症和見到蘇巴馬廉幻像的事件，以及她所居住的市鎮名字和路名。

然後他把她帶去看一條引向他住所的彎曲狹窄的樓梯，吩咐她向下張望。這立即引起她的回憶，當她與蘇巴馬廉在一起，以及那道由上向下伸引的梯級。事實上兩道梯級是完全相似，她感到更加疑惑不解。

爲了她明白，聖賢這時揮動着手，他從空中創造一幅自己的畫像，他是在有一條眼鏡蛇圍繞的蘇巴馬廉的馬車上。現在她如夢初醒，她想神是能夠採取任何的形式的，他在廿年前已來過她那邊，那時是以她崇拜的蘇巴馬廉神的形式出現，現在在她面前的神，是以沙地也賽巴峇的形出現。她立即跪下，流出喜悅的淚珠。

C那馬陳旦是本拿州克爾紀鎮人，當我於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在巴拉聖地見到他時，他是國防部軍事炸藥部的代理總監。

他告訴我好幾年前，他有很多家庭的憂慮，由於這樣，他拜訪了賽巴峇在舍地的神廟，它離開他的家裏有一百廿英里，這使他獲得精神的安寧，逐漸地他成爲舍地巴峇的信徒。

較後時，他聽到這個傑出的聖賢在布達巴蒂再現身，稱爲沙地也賽巴峇。他想這可能又是一個假冒者，因爲當時有很多騙子，假冒賽巴峇再生的身份而乘機刮錢。再過一些時候，他在報紙上讀到沙地也賽巴峇治病的故事，在波利瑪導師的節日裏，他如何以自己替代一個嚴重中風的信徒，然後又在一大羣人面前醫好自己的痲痹症。這使他感到這個布達巴蒂賽巴峇應是個真正的聖人，也許是一個真正的摩訶瑪。

當他家的一個成員把沙地也賽巴峇一張小照片放在家裏的祈禱室裏，那馬陳旦沒有表示反對。兩三天後，他發現到照片的周圍出現煙灰，他把它清除後，但是在祈禱儀式中，他看到煙灰又在照片處出現，開始時它像是蒸氣，然後變成乳色的液體流下玻璃，乾涸後變成灰。

他想這可能是由於玻璃的一些特殊性質所造成，或者是玻璃背後的紙皮、架子。作爲一個化學師，他檢驗這些東西，發

現它們間沒有什麼異樣；雖然如此，他還是決定把這些東西全部更換，灰仍舊繼續出現在新的玻璃和架子上，實在是令人難以解釋。

有一天，一個年青的朋友帶了另一張沙地也賽的照片，這張照片是貼在沒有玻璃的紙皮板上。在那馬陳旦的同意下，他把它放在祈禱室裏的照片堆中，然後就離開。他還沒有到達門口時，那馬陳旦叫他回頭，年青人驚異地看着他剛剛帶來的照片，一直有灰在那邊出現。

“以前我並不相信你的故事，”他自白地說，“但是現在我相信它是真實的。”

這些事情使那馬陳旦決定去巴拉聖地謁見賽巴峇。當他做了這個決定後不久，他突然感到厭惡抽煙的習慣，於是他把香煙丟掉，他發誓不再抽煙，直至他與賽巴峇見面後為止。

他的假期是在六個星期後降臨，這時已是一九六四年六月，他就利用這個機會第一次到神廟去。對於神廟的清苦生活和缺乏設施，他開始感到極度的不舒服，但他堅持下去。過了幾天，他有機會和其他一些人在會見室裏等待這個偉人。

巴峇接着出現在衆人面前，用他那創造性的手勢製出聖灰。除了那馬陳旦外，他把聖灰發給所有在座的人。由於受到歧視，他感到很失望。他向巴峇索取一些，巴峇看着他說，“不久以前我有給過你。”

那馬陳旦感到很迷惑，但隨即明白那是指從相片中出現的灰。聖賢溫和地微笑，然後繼續說，“不要憂慮，我會給你很多很多，但是你不要恢復那些舊習慣。”

那馬陳旦知道他是指抽煙的習慣。當他知道這個偉人完全知道他的生活和思想時，他深為感動。

從此之後，他曾多次到神廟去。一九六五年四月尾，在他本納的家裏，他收到一個電報。電文是：沙地也賽巴峇在五月五日光臨貴府，舉行宗教儀式和給予施贈。

那馬陳旦感到很震動，這是指為他的二個兒子舉行成年典禮，這個儀式已經過期很久，因為他的大兒子已經是十七歲半，巴峇是真的要來嗎？這樣的一件事從來未被提及，那馬陳旦

感到他自己不該獲得這個重大的榮譽。他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迎接這個聖人，首先他必須查明電報是否是真確的。

在他公司一些職員的協助下，他查到這個電報的發出地，它是從本那總郵政局發出，由克爾紀鎮郵政局送來給他。在本那郵政局的接收員有記錄發電報者的身份，根據書記說電報者是個蓄有小鬍子的人，他是坐德士而來，當他寫電報時，他吩咐德士等待。當書記向他拿地址時，他說是路過此地，在本地沒有永久的地址。書記囑他把永久地址寫在表格上。他猶疑了一會兒，接着寫下這樣的地址，“全印度賽神廟，馬德拉斯。”他就坐德士離開。

這間神廟是在數年前由聖賢那拉信訶所創立，他是舍地賽巴峇傳記的作者。這個中心的設立主要是傳播老舍地聖人的教義，再進一步的調查顯示，這個地方的人沒有一個認識這個有鬍子的旅行者。這樣一來，那馬陳旦的調查工作就沒有獲得下文。

有人告訴他賽巴峇是在賓達雲南，於是他發出一個電報，以便証實他拜訪的日期，他又另外發一電報致給在巴拉聖地的卡斯督里先生，提出同樣的請求。但是他沒有收到任何的覆文。

較後時他獲知卡斯督里沒有收到他的電報，那馬陳旦沒有問巴峇關於寄給他的電報，從已發生的事件來判斷，即使巴峇會給他回答，這也是不可理解的。

“所以我不知道如何應付五月五日的到來。”那馬陳旦告訴我，“我想我應該作好儀式的一切準備工作，不通知任何人有關巴峇可能要來的消息。”

他說他的一個困難就是沒有足夠的現錢以準備這個慶典。他於是到銀行去想想辦法，却驚奇地發現有四百六十八個盧布存進他的戶口。他沒法查究錢的來源，同樣地也沒有獲得結果；但是這筆錢對於他來說是有很大用處。他決定只邀請親戚和最親密的朋友來參加慶典，這等於說是為五十個人準備餐典。

在慶典前的幾天，朋友、甚至陌生者都來詢問賽巴峇是否

光臨他的住宅。“我所能夠做的，”他告訴我，“就是不給他們一個肯定的答案，以便使他們離開。”

然而當五月五日到來時，一大清早人們就已來到那馬陳旦的大庭院。隨着炎熱早上的慢慢移動，觀眾越來越多，足足有一千人，一排一排地坐着等待着賽巴峇的光臨。每個人都似乎肯定巴峇一定會到來，唯一的疑問是不懂他怎樣和從哪一個方向來，有關這點，他們都在議論紛紛。

那馬陳旦和妻子在家裏積極地準備，並且祈禱如果聖賢萬一到來時，一切都順利。慶典中的花朵、裝飾品和衣着都已準備妥當。他們把最好的椅子放在貴賓處，用沙丁布覆蓋着，椅子的兩旁點綴着花朵，這是供聖賢用的上座。時鐘的指針一直在移動，在庭院的日影慢慢縮短，但是還沒有一點導師要來的跡象。

在早上十一時，那馬陳旦進入他的祈禱室作一次特別的祈禱，以求神的指導，接着自己就處理成人典禮的儀式，隨即他看到一個八歲大的孩子——一個陌生者——參雜在人羣中。這個孩子像是認識女主人——那馬陳旦夫人。他走向前去告訴他：他是個孤兒，要跟她拿些食物。她給他一些食物，但他只吃數口就走開，她感到很奇怪。

當她再找他時，他已經不知去向，沒有一個人看見他走，但是又無法找到他，他好像是溶化在空氣裏。到底他是誰呢？他不是這裏的鄰居，他們的朋友從來都沒有見過他。

接着人們發現那張貴賓座像是有人坐過，因為沙丁布上留下痕跡，椅子兩旁的花朵也像被壓過。但是任何人如果坐那顯著的位子上而沒被發現，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此外，任何在場的人都不會坐在椅子上，因為人人都知道它是為聖人而設的。賽巴峇的印度追隨者，對於尊敬和忠誠只有特別強烈的感覺，即使說沒有人注意，他們也絕不會這樣做。

羣衆越來越相信賽巴峇曾經來過，他特別留下這些痕跡，以讓人們知道他曾到來過。當那馬陳旦的長子告訴他一些事情後，這個信念在他的腦海裏獲得進一步的加強。

做為成人慶典儀式的一部份，孩子是應該從執行儀式的人

手獲得孟他，當他們兩個人都跪下，有一塊布蓋着他們的頭。在這次的儀式裏，應該是做父親的把孟他給兒子，但是拉查說在布塊底下，他所看到的臉是賽巴峇，而不是他的父親。他從相片中熟知巴峇的容貌。自從那天之後，有一些事情使拉查非常感動，因為他的性格已完全改變，不再爲了追求瑣碎的事情而浪費時間，例如在街上遊蕩，而集中精神在他的學業上。

儀式舉行過後，就是午餐宴會。但是有一個錯誤的消息在流傳着，所有在場的人都能獲得食物的分配。他們從庭院裏一隊一隊地進來，經過那張貴賓座時，都觀看那塊沙丁布和花朵所留下的神奇跡象，然後按秩序坐在餐廳的地上。

那馬陳旦夫婦有準備一些額外的食物，以應付緊急之需。但是他們只準備五十人的食物，最多也只能應付一百人左右。他們於是繼續分發食物，直至分完爲止。但是令人難以相信，食物像是不會用盡，直至每一個人都能得到他們的食物爲止。

“我們並沒有像耶穌那樣餵養一萬人，”那馬陳旦說，“但是我們至少餵養了一千人。因而食物是增加了十倍，毫無疑問地這是賽巴峇的奇蹟。”

午餐過後，那馬陳旦家庭的成員還一直在忙碌着。那些先離開的客人告訴他們的朋友，有關他們所看到椅子上所發生的事件，其他的人都前來觀看和向它鞠躬，因為它象徵看不見的神明。人羣不斷地到來，整個下午、晚上都充滿着人羣，直到凌晨三時，人羣才完全散盡。

許多巴峇的虔誠信徒都有經歷他的這種隱蔽的存在，如在散滿着聖灰的地上留下他的脚印，他的形象瞬刻間的出沒和其他類似的跡象。有一天傍晚，在孟加羅拔特的住家裏，在祈禱的時刻裏，我親眼看到放在椅子前面的腳墊，留下一雙脚印。這張椅子是安放在那邊以象徵巴峇的存在。

還有其他許多信徒也遇到巴峇親自去見他們的經歷，有時他是以一個乞丐、一個行僧、一個工人，或甚至以野獸的形象出現。通常那些見到他的信徒都不知道他是巴峇，只是日後他們獲得一些跡象時才曉得，或者是在另一次的會面裏，巴峇有提到這些事件，特別是這些信徒沒有好好對待那個人或野獸。

那馬陳旦猜想那個孤兒可能是賽巴峇的化身，因為這個孤兒到來討吃，只吃了幾口後就神秘地失去踪跡。

上述和其他不可置信的事件，使那馬陳旦與賽巴峇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如聖賢在他第一次拜訪時所許下的諾言，他從巴峇那裏獲得許多益處。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患的胃創傷，醫藥治療沒有效果，但是在他的第一次拜訪巴峇之後，却完全痊癒。在較後的一次會見裏，巴峇創造一個結巴馬拉給他，誠如那馬陳旦所形容的，這個結巴馬拉能夠使他跳過高及肩膀的高度。同樣地，我也看過巴峇彷彿是從四度空間裏拿出許多大件的東西。當那馬陳旦在巴拉聖地告訴我這個故事時，他是非常地高興，因為聖賢親自教導他怎樣應用那個結巴馬拉，同時引他作精神上的實習。事實上，賽巴峇已把這個人的生活方向、觀點和人生的意義完全改變，誠如他對其他許多人所做的那樣。

那馬陳旦的故事並不是一個獨特的例子，其他的信徒也有類似的奇異經歷。許多人在重要的時刻或者在危急時期，都感覺到巴峇的存在，偶而也看到他的形象，或者留下他曾到來過的痕跡。我特別引述那馬陳旦的故事（事實上這是他與賽巴峇許多豐富經歷中的一部分），因為他是個實踐科學家，擁有一個高級的工作職位，因而他的經歷能為那些半信半疑的人提供一些有力的証據。

麗娜·姆達利亞是馬德拉斯大學瑪麗皇后學院的植物學講師。在她課餘的時間，她是昆地一個小神廟的女廟祝，她居住在裏面。神廟是位於馬德拉斯的郊外。在一九四三年，當麗娜才十四歲時，那個廟宇還不存在，而導致這個廟宇興建的事件，使這個獻身於科學服務的年青科學家，難以解釋和想像不到的。

第一個奇異的事件是關於四十年前的一個預言。這個預言指出這座廟宇將會在這裏建立起來。在一九〇四年，一個流浪、有神奇力量的聖賢要求麗娜的祖父，允許他在她祖父的土地上建一個墓碑。她祖父答應了他，這個聖賢預言在他墓碑右邊的土地將為一個偉大的聖賢建一座神廟，在它左邊的土地將是一個工業區。

這個聖賢當他進入墳墓時，年齡已是一百廿五歲。他的預言是記錄在一棕櫚葉上，許多人都有看過，包括麗娜的父親——L姆達利亞先生。在那個時期，剛好是這個世紀的開始年代，那個墓碑所在的土地，四周都是空曠的原野。今天，那個廟宇是建立在墓碑的右旁，離它不遠，在它的左邊是個工業區——誠如預言者在半個世紀以前所說的那樣。

但是這個預言還未實現時，在這片土地上有一些不幸事情發生。在一九四〇年初期，隱士顧查烈在聖賢墓碑的旁邊搭建一間茅舍居住。但這隱士走的是旁門左道，他的名字很快就在當地傳開來，因為他是一個巫術師，專門破壞他人的家庭，通過他的法力造成很多人喪生。

姆達利亞是這塊土地的擁有者，他命令這個巫術師離開這裏，但是後者却一口拒絕，這樣經過了多次交涉沒有結果後，姆達利亞於一九四三年與司法部官員到他在昆地的土地視察，當時巫術師不在家，他們於是就把茅舍拆下來，當這項拆除工作即將完成時，巫術師剛好回來。

他非常憤怒，在大聲喊叫，最後他給姆達利亞發瘋的符咒，他的眼睛充滿着怒火，瞪着姆達利亞說，“從明天起，你就會變成癲狂的瘋徒。”

姆達利亞毫不害怕，他認為自己不會受巫術的侵害，他甚至沒有把這個事件告訴他的妻子和女兒，但是在隔天，他真的發起瘋來。

“他變成瘋狂、使用暴力的人，”麗娜說，“我們於是通知馬德拉斯精神病院的總監，以便安排他進入精神病院。”

但是姆達利亞的妻子反對這樣做，她決定把他多留在家裏一天，她向上帝祈禱，希望他的情況會改善，雖然當他發起狂時，她是無法控制他的。

瘋狂症於星期五侵襲他；一連兩天他表現得極度瘋狂，然而在星期六深夜與星期天凌晨之間，他做了一個夢或者是一個幻像。他夢見一個年青的隱士向他走來，給他一個盛裝水和多爾士葉的罐子，吩咐他喝罐裏的水，他就會痊癒，姆達利亞依照吩咐把水喝下，接着這個年青隱士就離開。

當姆達利亞第二天早上醒來時，他已恢復正常。他把這個幻像告訴他的妻女，他描述這個隱士“是個穿着紅道袍的年青人，他有很濃密的頭髮，像婦女蓬鬆的頭髮那樣。”

這件事情發生時，沙地賽巴峇是個年青人，當時他是住在馬德拉斯一個信徒的家裏。在姆達利亞夢後第一個星期天午餐前，巴峇被載到另一個信徒的家。在途中，他指示車夫把車駛到姆達利亞屋子來。到達後，他吩咐車夫在外邊等待，他要進去見一個人。經過這場嚴重的神經病後，姆達利亞在房裏靜養，他的妻子和女兒麗娜帶着這個穿紅道袍的客人進來見他。

當這個年青人一進來，姆達利亞認得他是治好自己的病的那個人，巴峇開口發言時也証實了這點：“昨晚我來給你多爾士水喝，現在我來要確定你已沒有瘋狂症。”

他的手一搖動就創造一道保護符，叫他懸掛在頸上。姆達利亞想起來向這個年青隱士跪拜，但是他的膝蓋已脫節。實際而又神奇的巴峇，立刻給他的腳一個快速而有力的抽拉，他的膝蓋立刻恢復正常。

“你是神！”姆達利亞跪下來，他這樣宣佈說，並且拿着巴峇的腳踝，想把他舉起來，巴峇微笑地促他停止這行動，接着深情地拍着他的背部。

較後時，巴峇把他的妻子叫到一旁，告訴她去昆地那塊土地上找一些破瓦碎片，然後在這些東西所在的地方鋤下去，就可以發現許多羊和一隻雞的屍體。這些屍體必須要移掉，因為它們是與巫術的儀式有關連，從而導致人們變成瘋狂，接着巴峇又超人地創造一個檸檬，吩咐她放在她丈夫的枕下，但是不能讓他知道。最後他的手又再一搖，這個年青的客人創造一些聖灰，分發給他們家裏的每個成員。當他要離開時，他告訴姆達利亞盡早到布達巴蒂走一趟。

當天，麗娜和她的母親到他們的土地去，依照指示把有關的屍體移走。

隔天，姆達利亞就起程到布達巴蒂去，在那邊有許多奇怪和美好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當他回來時，他更加信服巴峇是神的化身。

他決定在昆地的土地上為巴峇建一間屋子，但是當他剛進行時，舍地巴峇的形像在他的夢中出現，吩咐他不要在那邊建屋子，把地用來建一間神廟，以便讓賽巴峇在這裏安置舍地賽的石像。夢後的第二天，他接到一封來自沙地也賽的信，信中所給他的指示與夢中的指示完全相同。

因而神廟的工程就開始進行，姆達利亞賣了三間屋子才籌足興建神廟的款額。在另一方面，有一個住在馬德拉斯的雕刻匠，他一連幾晚都在睡夢中有人吩咐他到昆地去，那邊有人要給工他做；他必須要到昆地的火車站。這些夢是非常地迫真，雕刻匠於是搭火車到昆地，當他下車時，有一個人向他打招呼，這個人知道他的名字，並且這樣跟他說，“請跟我來。”

雖然感到疑惑，雕刻匠還是跟着他走，陌生人把他帶到神廟的建築地點，把他介紹給姆達利亞為畫匠，以便做舍地巴峇的石像。接着陌生人就離開，雕刻匠和姆達利亞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

結果雕刻匠同意做石像，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老聖人，只有一幅畫來引導他的工作。奇怪的是他完全沒有遇到困難，好像有一股隱蔽的、聰慧的力量指示他的頭腦和手。

這個石像是用黑花崗岩做成，顯示舍地巴峇一個特出坐立姿態，右脚平行地引伸過左膝，像美高、安祺羅在羅馬一個小教堂內的摩西大理石雕像，它給我個人即刻的印象是活生生的。

當天當沙地賽安置石像在神廟時，有舉行各種的宗教儀式和慶典。有幾百人到來觀禮。他們感到這個石像像是真人似的。根據觀禮的人說，它跳起離基脚超過三尺，停留在空中幾秒鐘，然後跌回到正確的位置。

當這座神廟於一九七四年完成時，姆達利亞離開他的住家，搬到神廟內居住，他在那邊看顧神廟和負責祈禱的任務。當他死後，他的女兒承接這個責任。她住在附近她兄弟的家，但大部份的時間是住在神廟內。

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們夫婦騎腳車經過阿提亞神學會的園地。我們於是順道到離開這裏二英里的昆地拜訪麗娜。他

首先帶我們觀光園地，我們看到預言者和她父母親的墓碑。我們然後進入小神廟，一踏進去，我即刻感到它充滿着威力，一種被往上拖的感覺，正如我在地球上其他一些特殊的地點所經歷的那樣——如在羅特斯的查德斯教堂，以及在葡萄牙的法迪瑪教堂。我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像是被隱形的翅翼輕輕地掃在一旁。在這裏有一件事可用來證明這種感覺。

當麗娜引我們進去時，有兩朵花置放在舍地巴峇的石像前。當時同行的還有另一個客人，她是我們在布達巴蒂的老朋友，她的名字叫做巴比爾格，是旁遮省人。麗娜從花瓶裏拿起花朵，贈送給這兩個婦女，每人一朵，作為是賽巴峇對他們的祝願。

然後我們來到神廟的尾端，兩個婦女就坐在地上的草席裏聊天，麗娜拿了一張椅子請我坐下，但是由於坐得太遠，難於參加她們的談話。然後我把椅子拉過有階磚的部份，一直到離開草席不到幾尺的地方，我加入她們的談話。經過十分鐘的聊天後，巴比爾格指着我的腳，用一種驚奇神秘的聲調說，“看！看是什麼東西。”

我的雙腳相隔幾吋，在它們的中間，在光潤的磚地上，有一朵橙色可愛的花，我肯定當我坐下來時，這朵花是沒有在這兒的，因為我把椅子放下時，我看到的只是清潔的磚地，而地上是空無一物。尤其進者，那朵花是不可能由其他的訪客丟下，因為當我坐下後，沒有任何人走近我們坐的地方。

“這類花朵在這個地區是找不到的，”麗娜是個植物學家，當她看過這花朵後就作這樣的評論。

一個在神廟內幫忙的青年被我們生動的談話所吸引，他走近我們這個角頭來。當他知道所發生的事情時，他對麗娜說，“是的，我看見妳給這兩位婦女各一朵花，而沒有給這位先生。現在通過賽巴峇的威力，有一朵花送到他身邊，這真是恩惠的表示吧！”

麗娜看過這神廟內的許多奇蹟，她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們這三個客人感到難以形容的愉快，好像我們剛剛瞻見到賽巴峇那樣。世界上的其他法力很容易進入這個美好的聖地，因為

第十二章更多動人的治療

他為衆生帶來光與生命
在他的庇蔭下健康成長

查理·威斯利

有誰準確地知道賽巴峇曾經做了多少次神奇的治療？沒有官方的機構設立，以調查和收集有關的統計資料，如對神奇事蹟所做的那樣。但是如果你參與其信徒的生活中，你就時常可聽到賽治病的事蹟，這在過去許多年來都一直在進行着，現在也還在發生着。巴峇所用的方式和器材是多樣化的，從聖灰一直到手術儀器，這些都是他在現場創造的，但是無論他採取什麼方法，那令人難以解釋的神奇因素必然存在着。

下列者是有關我和前病人及親近他們的人的會面談話記錄；其他的一些例子是經過醫藥人員的調查和多個負責任証人的証實，然後向我所提出的報告，或者是刊登在巴拉聖地的發行的月刊上。

拿達那章先生是居住在克拉拉州的爾那顧藍，他是該地區賽巴峇運動的一個積極份子。他是經營德士業務，是個典型的德士人。像許多賽的信徒一樣，他很慈祥，洋溢着兄弟般的友愛，我在巴拉聖地有機會和他長談，談論的課題極為廣泛，包括他從賽巴峇所獲得的神奇治療。

他告訴我在一九五九年，他的左眼失明。首先他去見他的家庭醫生，家庭醫生介紹他去孟加羅看眼科醫生。在孟加羅，他去看了兩個眼科醫生（他有給我這兩個醫生的名字），但是他們都告訴他，他的左眼是沒有希望可以恢復光明；不但如此，以後他的左眼也可能會受到影響，他將會完全失去光明，這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判斷。

但是在同一天，他獲得一線希望。當他拜訪他的姪兒時，在他那邊看到一張照片。照片里的人是一個穿紅道袍，有着濃

厚窩形的頭髮的人。他問姪兒照片里的人是誰，後者及是賽巴峇的一個信徒，結果導至拿達那章來到馬德拉斯向賽巴峇求助，當時巴峇是住在勞爾先生的家里。

在第一次會面里，拿達那章拿出他姪兒的介紹信給巴峇，但是他拒絕接受。他說，“你不必擔心，我已經完全知道你的病情，我會把你醫好，但是你必須到布達巴蒂，在那邊居住十五天。”

他於是回到爾那顧藍，做好一切安排後，他就起程到布達巴蒂。到達時，他被吩咐每天早上帶着一短串茉莉花去見巴峇。巴峇每次都為它祝願，然後把它緊紮在病人的眼睛上，這樣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把舊的茉莉花除下，然後換上新的花串。像這樣的程序一直持續了十天之久。

有一天下午，在舉行祈禱儀式後，巴峇吩咐拿達那章進入一間房間，他把手一搖，創造了一個小藥瓶，他把瓶子里的藥水滴進那失明了的眼睛，藥水使眼球感到極端的刺痛和難受。但是巴峇細聲地安慰他，“不要緊的，你很快就會復元。”第二天巴峇又再~~去~~見他，這次他創造一道符，這是用一種生長在喜馬拉雅山的樹所做成的，它是用來作保護和其他有益的作用，巴峇把它交給他，並指導他如何應用。

過了幾天，拿達那章回到爾那顧藍，他左眼的視線開始恢復，並且日益改善，在三個月內他已經恢復正常，而在以後的十年，他的眼睛再沒有為他帶來麻煩。

下列是其他兩個巴峇所治好的病例：

有關他驅逐邪惡精靈和醫治瘋狂症的例子是由麗麗吉斯南所提供的。她說在數年前，有一個婦人來到廟宇，她身上有着邪惡的魔鬼，這個婦女有一個兇惡的外形，喜歡喊叫，扯自己的頭髮，行為兇狂，吃各種各樣的垃圾和污穢的東西。巴峇用一種他人不明白的方法把她醫好，把魔鬼驅出她身體，“經過這次治療後，她再也沒有兇野和狂惡的表現，”麗麗說，“這個婦女現在已變得彬彬有禮，溫柔和可愛。”

詹達是孟加的一個牙科醫生，他成為巴峇的信徒已有廿年

。他告訴我在一九五八年，他的膀胱生石，痛苦難挨。他的醫藥顧問認為必須要動手術，詹達醫生於是去求助於巴峇，巴峇開玩笑地說，“你們醫生只會想到刀和叉，”然後他從空中拿出一些聖灰，把它交給牙科醫生，吩咐他每天用一點，滲在水中溶化後喝。過了一個短時期，他的疼痛已消失，因而就無須動手術。在以後的十年中，他再也沒有膀胱症的發生。

雖然巴峇取笑醫生們只怪用刀叉，事實上在很多事件中，當他決定要去除扁桃腺、肉瘤或是其他的東西，他自己却親自動手。爲了這個目的，他經常揮動他的手，創造出一些動手術需要用的儀器，然後又使它們消失。許多印度有地位的人都親眼看過這種事件。

除了偶而動手術和創造各類的藥品爲其信徒治療外，巴峇最普通應用的治療工具，就是取之不盡的聖灰。通過這種奇妙的媒介，可以展示神的法力，治好多種的病痛，它同時也可以作意外創傷的藥品。

一個應用聖灰的顯着例子是有關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他的名字是西瓦顧馬，他患上了心病。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當西瓦顧馬住在他孟買叔叔的家里時，他的病症發展成爲一種腦脊椎炎。他的左身因而麻木，雙眼失明，完全不能說話。在十一月卅日他陷入昏迷狀態，早上十一時四十五分時，黃萎病發作，他的身體變成藍色。醫生說他頂多只能再活幾個鐘頭。

但是在中午時，他作出表示要一些東西的動作，在場的人在解釋他的動作，認爲他要洗澡和那些那天早上朋友從布達巴蒂帶回來的聖灰。他們照他的要求去做，爲他洗澡，爲他塗上聖灰。然後他表示要賽巴峇的照片，他們把照片放在他前面，接着西瓦用右手按摩他麻木的左腳和手臂。

突然間他從牀上跳下和開始走動起來，雖然步伐還是搖擺不定和需要人扶持，他走進家里的祈禱室，在靠近神壇的地方坐下修練，足足有兩個鐘頭的時間。當他走出祈禱室時，這時他已不需要扶持，自己走到椅子前坐下。

顯然他的雙眼已復明；他已能夠講話，他告訴那些在場的

人說，賽巴峇在他的幻象中出現，指出他將會得救。西瓦也懇求希望能重見光明和能夠講話。巴峇對於他的祈禱給予靈驗，告訴他能得到他所需要的。

不久之後，西瓦就能重回學校，勤力讀書。當這個事實被報導時，這神奇治療的事件已是一年多以前的事，西瓦還是健康良好。

一九六七年在巴拉聖地，我遇到巴挑夫婦。巴挑是孟買的波斯人後裔，他們告訴我他們小女兒克杜的故事。

在兩歲半時，克杜還是不會講話，走路，甚至連站立也不會。她曾經得到各種醫藥治療，包括現代藥品和身體治療，所有這些都沒有效果。這種現象的根源還是一個迷，無法找出，有的人認為這是由於頭腦發展遲鈍；另一些人則認為是一些複雜的神經問題。

這就是一九六五年二月時其女兒的狀況。巴挑先生於是決定到布達巴蒂去見賽巴峇。他的妻子是個正統的波斯人後裔，她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這是浪費時間和金錢。

當巴挑先生到達神廟時，剛好是西瓦拉底慶典，人群湧擠，雖然人們催促他去求見巴峇，他自己却感到畏縮，特別是當他想到巴峇知道他的困難和他為什麼到來。

他寫了一個字條，很多次當巴峇穿過人群在他近旁經過時，他都想把字條交給他。但每次，當他看到這個個子矮小，紅光滿面，充滿諒解表情的人，他又感到這是不需要的，結果又把紙條撕破。“當巴峇需要我時，他會通知我，”巴挑這樣告訴他的朋友。

但是時間一天天的過去，他並沒有得到應召。不斷的人群一直去看這個偉大的聖人，但一直輪不到巴挑。然而有一天早上，在創造了寧甘幾天之後，有人公佈巴峇不再舉行個人會面，但是當集中在現場的信徒還未散開回家時，巴峇却出現在陽台上，向這些信徒祝願。巴峇感覺到一股偉大的慈悲感情流向人群和他自己的心里。

當火車載他往回家的路上奔馳時，他的信仰和精神處於最

低潮。他想到所花費的時間和所喪失和巴峇講話的機會，他想到他那仍不會站立和講話的，可憐的小女兒，他想到妻子因他浪費時間和金錢的反感態度，當他來到屋子門前時，他的情緒極度低沉。

當他打門打開，他注意到的第一個人是他的小女兒克杜。當他離家時，她還不會站立，現在却從廳堂中走出來迎接他，叫喊着“爸爸，爸爸！”他把她抱起，然後也擁抱着他的妻子，夫婦喜極而泣，這神奇的事件到底是發生了。

他向孩子查詢事情的經過，原來克杜是在他回家前的一天開始走路和講話。亦即賽巴峇在陽台上向所有在場的信徒祝願之後。過了一個時期，巴峇到孟買來訪問，他被萬千的群眾所圍繞着，巴挑夫婦和女兒都去見他。賽巴峇却能從萬千的人群中看到他們，用巴挑先生自己的話，“他迎接小女孩的熱情，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那樣。”他把她放在他的膝蓋上，創造一些聖灰，把它放進她的口里。過後，他掌握辭彙的能力大大地改善，並且能夠應用比較長的字句。

另外一個故事是有關我們的朋友—巴比爾高。她在昆地神廟里與我們有同樣的經歷，她是拉查哥迪星的孫女。這個黑頭髮、聲音柔和的婦女，年齡大約是四十歲。當我第一次遇到她時是在一九六七年，當時她是巴峇富士離嶺行團的成員之一。她告訴我們夫婦巴峇在富士離山醫好她的。不治之症的動人故事，因此而使她對沙地也賽巴峇崇敬得五體投地。這個故事得到她女兒馬哈南尼的證實。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巴比爾高需要動手術，以便檢驗體內所生的東西，檢驗的結果證明是癌症。她並沒有被告知，因為有關的檢驗報告是寄給她的女兒，她女兒把報告拿去孟買見一個專科醫生。七月時，巴比爾流血不止，情況極為嚴重，於是就把她從旁遮的家里送到孟買的達達紀念醫院。流血的原因是由於毒瘤的繼續增大，根據她的女兒說，“毒瘤已經增長到好像一朵玫瑰花這樣大，經過第一次手術後，主瘤在迅速地生長。”

馬哈南尼繼續說，“醫生都不肯再爲她動手術，認爲她所患的是絕症，動手術也是挽救不了她。肉瘤是最惡毒和最快蔓延的癌症，把它割除，往往不會見效，因爲它很快又會再生，而且往往使病人痛苦萬分，可是經過我的無數次的哀求以及眼淚，醫生最後同意爲我母親動手術。”

八月二日，巴比爾高經歷三個月內的第二次重大手術，她在手術台上足足有四個月。雖然醫生極端顧慮，但是她還是生存着，並且恢復微弱的知覺，她知道她身上有六條去水管，連接着這些管子的是一架電動抽水機，以便把不需要的液體抽出體外，如她的女兒所描述“那種可怕的定時跳動，像是從我母親瘦弱的身體上抽取最後的生命。”

動手術二十一天之後，那些去水管還沒有移掉，“迅速蔓延的肉瘤，在復元過程的腐爛，以及在手術上的一些缺點，顯然會造成身體許多部份溢漏。把一處的溢漏治好，另一個部份又出現溢漏，“馬哈南尼告訴我，巴比爾變得非常的瘦弱，她顯然是已接近死亡的邊緣。醫務人員給葡萄糖她喝，爲她輸血，然而在其中的一支管，又發生流血的現象。經過X光檢驗的結果，証明她的輸尿管有一個洞，醫生們認爲必需進行第三次的手術，目的是爲了修補輸尿管的洞，或者使左邊的腎停止活動。

但是巴比爾感覺到她不能再忍受另一次重大的手術。她已是精疲力竭；她患上了嚴重的咳嗽，她的口腫脹起來，這是由於消毒劑所引起的副作用。她需要由通過鼻孔的管子才得到養料，她知道如果在還沒有恢復一部份生氣之前，再來一次手術，那可能是她生命的盡頭。

由於命運上一種幸運的安排，在她還沒有來孟買治療癌症時，她的親戚給她一張沙地也賽巴峇的照片和卡斯督里所寫的沙地也賽巴峇傳記，她爲這張照片所深深感動，而她閱讀這本書後，使她對賽巴峇的信仰日漸加強。

在孟買醫院里，她已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兩條分叉路都像把她引向死路，在她目前這種無望的情況下，她無辦法以

自己的器官系統繼續生存下去；而另一方面，通過動手術而使她繼續生存下去，這方面的生存成分也是非常的渺茫。

她感到她的生命是懸掛在一條細繩上，只有奇蹟才能拯救她。她於是一大清早就開始為這個聖人的法力而祈禱，這即是她最近才尋獲的賽巴峇。她越來越虔誠地祈禱，即使是在檢驗台上，照X光準備第三次手術時，她還是一直不停地祈禱。第三次的手術決定於隔天進行，當她從檢驗台下來時，她的輸尿道停止流血，那時大約是下午四時，但這被認為是暫時性的，動手術的準備工作還是按照原定計劃進行。

那天晚上，她全神貫注禱告巴峇，懇求他治療她，免除她再受動手術的痛苦，她認為動手術也無法挽回她的生命。整個晚上，溢血都沒有發生，第二天早上還是沒有溢血，醫生於是認為輸尿管的洞已痊癒，這是由於一神種奇方法所起的作用。

“他們已知道我向賽巴峇禱告，”她告訴我。

“他們被迫承認發生了一個奇蹟，他們把手術取消，同時也把銜接在我身上的去水管移開，我開始走上復元的道路，感謝恩人巴峇。”

癌症無形地消息了，體內的各種創傷，溢漏已經完全治好，不久之後，巴比爾高已經恢復足夠的精力，接着就離開醫院回家休養。她的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要到布達巴蒂去親自見這個救她一命的偉大聖賢，她的近鄰却勸她不要去，因為神廟里的生活非常清苦，怕她受不起。

她又禱告賽巴峇，“請指點我應該怎樣做。”在夢中，她看到他站在巴拉聖地的一個陽台上，她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地方。他對她清確明朗地說，“到布達巴蒂來。”

當她到達那邊的時候，她看到她夢見的屋子和陽台，巴峇見到她，叫她單獨進入室內，她沒有告訴過神廟里任何人她的名字，但是他却認識她，告訴她有關她動手術的事，她面臨死亡的邊緣和後來得到救治的經過。

她決定在巴拉聖地長期居住，在那里，賽巴峇以無可匹敵的方式教導她神學的課程，以便這些知識能指導她生活——她得

到他恩澤的生命一的正確方向，巴比爾高的奇異事蹟，使很多人都信服賽巴峇，包括她的女兒馬哈南尼，她也成為賽巴峇的忠誠信徒。

在一本舊的神學院雜誌中，我閱讀了一系列邊納芝的信。當時他是北印度瓜利爾醫學院生理學教授。這些信是寫給那拉揚納亞，一個住在巴拉聖地的科學家。這些信的內容是關於邊納芝教授的姪女切特庶夫人，她是個有七位孩子的母親。教授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初期，醫生懷疑切特庶夫人的左乳房可能生癌，當他知道這件事時，他立即讓她進入瓜利爾醫學院留醫，然後又轉到新德里印度醫學協會做詳盡的檢查，檢查結果肯定她患上了初期的癌症。

在印度醫學協會里有一個著名的醫生，他的名字是B·N·勞爾教授，由他來主持切特庶夫人的手術。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六日，邊納芝教授從瓜利爾寫給那拉揚納亞的第一封信中，他曾這樣寫道：

從割除的身體組織的病理報告顯示，那是一種非常頑強的癌菌，院里最著名的病理學家那馬寧加斯旺米醫生檢驗了這些身體組織，認為這些毒菌是致命的；她最多只有八個月的壽命。“信在結論中提出一個誠懇的請求，希望能得到沙地也賽巴峇的判斷和幫助。”

懇求幫助的呼聲傳到巴峇的耳里，他創造了聖灰，然後吩咐把它寄給邊納芝教授。

教授的第二封信是於二月廿日寫的，他說當他收到聖灰時，他趕快把它拿去他姪女的病房。他按照指示來應用聖灰，在巴峇神明的恩澤下，她的高熱迅速地消失，而在過去十天里，她都在一百零六或一百零七度的高熱下受盡折磨，痛苦萬分，而所有的痛苦象徵已於今天完全消失。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

過了十八天，於三月十日，邊納芝在他的第三封信里，他這樣寫道，“我的姪女現在很健康，她完全克服了貧血症，能夠自由移動，而且能夠吃常人的食物，尤有進者，造成很多挫

折的鈷60，現在已經能夠滿意地使用。根據醫學常識，癌症是一種難預測的病症，但是我相信她在聖賢沙地也賽巴峇的庇護下，必能享受一個多姿多彩的生活。

教授給他朋友的最後一封信，日期是誌於四月廿三日，信中這樣寫，“在賽巴峇的恩澤下，我的姪女生活得很好，她需要動一次割卵綫的手術，以預防不測。在我腦海中，我堅信我的姪女是被聖賢沙地也賽巴峇救了一命，她在一個月前出了院，當天就與她的丈夫到加爾各答去，我謹致以萬分的謝意，等等……”

很多傑出的醫學人員和科學家都非常關注這個例子。這些人包括當事人切特庶夫人的兄弟，他是個地區醫藥官員，切特庶夫人的丈夫，他是個電氣工程師。這個治療事件是在一群有學識的人面前發生，因而絕對不能稱之為無稽之談。

我注意到邊納芝教授於一九六五年二月所寫的信，信中他指出根據醫學界的意見，他的姪女最多只有八個月的壽命，在他的最後一封信中，那是在兩個半月後，她很“健康”。在這之後她又怎樣呢？也許她的復元只是短暫的，肉癌也可能再現，因為根據教授指示，癌症是一種很難預測的病症。

我決定尋根問底，寫信給在巴拉聖地的那拉揚納亞先生，他是我的朋友。當我的信到達時，邊拉芝也剛好拜訪神廟。在一九六八年二月，我收到一封教授寄來的信，他肯定雜誌上所刊登的醫療詳情。他這樣敘述，在一個重要的日子里，我從我朋友（那拉揚納亞先生）那里獲得一個信封，里面裝有聖灰，是由巴峇親自交給他的……奇蹟發生了。病人被醫好了。她身體健康，幾乎每個月都由專科醫生檢查一次，三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在聖賢的庇護下，她安好無事，從醫學的觀點來看，她已被宣判死刑，只有很微弱的希望。你可以說奇蹟的確會發生，或者這只是巴峇的恩澤和慈悲。

信是從巴拿寄來，在他的姪女神奇復元之後，他已退休和離開瓜利爾醫學院，而在巴拿的那章達醫科研究院擔任生物化學系主任。我認為他是個第一流的証人，証明神奇的賽法力，

通過幾包的聖灰而傳遍整個印度。

迪昔先生是孟買記錄影片的製作家，他是為馬哈拉士大政府製造這些記錄片，他也是一個著名的讚歌的演唱者。我第一次聽到與他有關的神奇治病的消息，是來自柯治的馬哈南尼和巴峇的其他信徒；迪昔先生後來親口告訴我整個事件的真相。

他姐姐的左胸部出現了一硬塊，在孟買的達達紀念醫院的檢驗室里，她被証實是患了急性的癌症，醫生建議立刻把左乳房割除，外科主任同意在數天後動手術，即在下個星期二。他的助手意識到星期二是公共假期，於是把動手術日期展至星期三。只有寥寥數天的時間，迪昔先生到處尋找賽巴峇，以便獲得他的允准和保護。從查詢中他知道巴峇要到安特拉。巴拉疊斯的安挪打波鎮訪問，他們姐弟兩人立即坐火車到那城鎮去。

巴峇是居住在一間位於安挪打波近郊的屋子里，在這次的行程中，我與其他的隨團人員都有在現場。有一天大清早，迪昔和他的姐姐來到我們居住的屋子，在嵌有玻璃的走廊中等待巴峇。當時他正在洗澡，雖然沒有人告訴巴峇他們的到來，以及他們為什麼到來。當巴峇出來見迪昔時，他說，“我知道一這是關於你姐姐左胸部的癌症，動手術本來是決定在星期二，然後又改為星期三。事實上，動手術會在星期四進行。我將會到那邊去，所有的事情都會順利，請不要擔憂。”

聖賢以他一向神奇的方法創造了一些聖灰，把它交給病人吃，而把剩下的擦在迪昔的左胸部，把它抹擦得很渾勻，最後他在其胸部輕輕一拍說，“現在你們回去！”他們於是離開這裡。

他們於星期二早上回到孟買，於星期三，迪昔帶他的姐姐去醫院辦理入院手續，如巴峇所預測的那樣，手術是預定於星期四進行。

星期三傍晚，當他坐在牀沿，準備就寢的時候，一種水似的液體大量地從他的左鼻孔流出，完全沒有一點疼痛，只是不斷地流出液體。在兩分鐘內，他們睡衣已完全濕透，他需要更換。迪昔夫婦對於這些液體的突然流出和停止感到迷惑不解，

他並沒有着涼，也不明白為什麼液體只從一個鼻孔流出一而數量又是這樣多。然而，他們很快就把這個事件忘記，因為他們的思潮集中於明天癌症的開刀手續。

第二天早上九時正，迪昔的姐姐已被移進手術室，在半個鐘頭之後，一個病理醫生出來告訴迪昔，我們無法找到X光清楚顯示的肉瘤，那里面只有水似的液體，完全沒有癌症的跡象。我們把那些液體去掉，並將它冷卻廿四小時，以便進行分解研究，以保證一切都妥當。

星期五早上，迪昔再到醫院去，以了解化驗的結果。同一個病理醫生出來向他報告說，“全部都清潔，完全沒有一點癌症的跡象，毒菌像是消失得無影無踪！”

有關的醫生對於這個惡性癌症的無故消失感到不可理解，雖然所有科學的檢驗都證明它的存在。迪昔心里有數，他內心里對於那個最傑出的醫生充滿着深切的感激。

病人的丈夫也及時從新德里趕到醫院來，以便探望妻子動手術後的情形。當他知道所發生的一切之後，他立即起程到巴拉聖地，巴峇當時已回到那邊。他祭堂前等待巴峇，以便向他表示他內心的深切謝意。過了一會兒，巴峇在他上面的陽台上出現，並且立即微笑地向他打叫呼，“沒有什麼東西，只是水！很好，你應該感到高興，因為你的妻子已經健康如常。”

這是一個很奇異的方法，又是極為稀有的，通過一個人來治療另一個人，但是如近代心理學所發現的，在更深一層的思想活動和情感里，個人間是彼此互相連系的，而在最高的水平上，精神哲學的教導指示，個人是沒有什麼區分，我們都合而為一。即使這樣，人們會問，為什麼巴峇要應用這種不平常的方法呢？許多經驗豐富的信徒這樣指出，“有誰能夠解開巴峇的神秘？我們只能接受他的恩澤，並表示感激。”

還有比通過一個信徒來醫治另一個信徒更為不尋常的方法，聖賢的另一個做法，就是通過他自己的身體來治療一個信徒。

我曾閱讀過一些傑出的瑜珈術者，如何承担起即將侵襲他

的信徒的災難和意外的文章。聖賢瑜加南他所著的一個瑜珈術者的自傳和聖賢那拿新巴所著的賽巴峇傳記，以及印度的許多聖賢的實際神奇善行中，都可以找到這類的例子。

同樣地，沙地也賽巴峇也為自己的信徒承受肉體的痛苦。卡斯督里在他的巴峇傳記的一書中，有着這樣一段的敘述。有一個住在馬都拉附近的醫生，寫信給他訴說他的一隻耳朵流血，非常疼痛，但是這個病痛又突然神奇地消失。卡斯督里指出當這個醫生的信到達他時，“巴峇自己的耳朵流血和疼痛也剛好消失，他在事前有宣佈他要代替一個信徒承受這方面的痛苦。卡斯督里也敘述，”沙地也巴峇也自己承受信徒的腮腺、傷寒、分娩和火傷的痛苦。我在此敘述一個顯著的動人例子，這事件是在神廟里發生，當時有很多目睹証人。

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廿八日的一個傍晚，巴峇吩咐卡斯督里向衆人宣佈，在神廟里，他一個星期不見客。卡斯督里和其他的人都不明白和在猜測是什麼原因。但是不久之後，他們就發現真相。六月廿九日星期天早上六時半，巴峇突然間失去知覺。開始時，他那些親近的信徒還以為他進入催眠狀態，誠如過去所經常發出的那樣，這是當他遠行時，他把自己賦與在某一個地極需要他協助的信徒，這些昏眼狀態通常是歷時幾個鐘頭，但是這一次聖賢的昏眼時間特別長久。

他的信徒感到不安，於是要替他安排醫藥治療。除了神廟內的醫生外，他們還從孟加羅叫了P.勞爾醫生來，他是米蘇州醫藥服務的副主任。當他仔細檢驗病情後，他這樣寫道，“以比較分析方法診斷病情的結果…歸根到底可以說是腦核炎症，它已潛伏了一個很長的時期…”當醫生根據診斷要給予治療時，巴峇恢復了一些知覺，他拒絕打針和其他的醫藥協助，他接着說他的病會在五天內消失。

在那五天里，他經歷了四次嚴重的心臟打擊，他左邊身體已麻木—僵硬、失去功能和毫無感覺，他的左眼和聲帶也受到嚴重的影响。

七月四日星期四，他遭到疾病侵襲的五天後，聖賢還是十

分清醒和強健，他宣稱他腦部的血塊已消除，也不會再有心臟的打擊；然而，他的左邊還是麻木，他的話語還是含糊不清，他的隨從認為他至少需要很多個月才能恢復健康。

巴峇在這段受苦的時期里，他告知那些照顧他的人，有一在遠方的信徒遭到嚴重的心臟病的打擊，那是致命的。巴峇為他承担起這病症所帶來的所有症候，如麻痺、心臟緊縮、發高熱、部份失明，肉體的極端痛苦等等。他的門徒明白和接受他的解釋。

一個宗教的慶典—玻利馬導師節即將到來，許多訪客都集中在神廟。這些訪客聽到巴峇病重的消息，都感到非常難過和頹喪，不知道什麼原因—或者不相信這些原因—他們開始懷疑。“如果巴峇是神的化身，”他們在互相地討論着，為什麼他也會遭到肉體的病痛？為什麼他自己不能治療自己？

在七月六日玻利馬導師節的傍晚，人們看到最後的情景，在好多個信徒的扶持下，巴峇從他的睡房，通過圓形的梯級下來，出現在祭堂前聚集的人群，他的左邊身體還是麻痺，他的發音微弱不清，像是自言自語。

一個在場的醫生這樣描述這個場面，“他的儀態頹喪難看，他麻木的左腳被拖成半圓形，腳指磨擦着地上，看到巴峇這樣的處境，即使最勇敢的人也放聲大哭。”

聖賢坐在那張貴賓座里有好分鐘，在他面前聚集了很多，祭堂內外總共有五千人。他們都很沉默、悲傷和深深地感動。巴峇做了一個要喝水的手勢，有人把水拿上，由拉查烈地把水放進他已彎曲的嘴，巴峇喝了幾滴；然後他用右手指放進罐內，洒幾滴水在他麻痺的左手和腳；他用右手去觸動左手，又用雙手去敲打僵硬的左腳。觀眾們興奮無比，在他們的心中興起希望的光芒。

那馬納達烈地先生是個受僱於政府的工程師，我在富士離嶺時認識了他，這時他是站在人群中最多的一排，很接近巴峇。他說，“在剎眼間，聖人的腳、眼和他左邊的身體都恢復正常，这一幕突然復元的情景，連神也應出席觀看，所有在場的

人都親自見到他的無窮的神力……”

卡斯督里有着這樣的記錄，“他站立起來，我們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在呼喚我們，如他所習慣的那樣，他開始他的玻利馬導師節的講道！觀眾不相信他們的眼睛和耳朵，但是當他們領會到巴峇在他們面前講話時，他們都歡躍地跳起來，在跳舞、在呼喊、在流淚、在狂笑；有的因而失去常態，在人群中狂奔。”

巴峇站立着發言了一個鐘頭，接着他唱了多首讚美歌，然後獨自走下梯級。那天晚上，他能正常吃飯。翌日，他恢復了健康和充滿精力，繼續他的衆多的活動節目。那致命的，自己要承受的心臟打擊已經在他預言的時期內消除，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

爲了記錄的目的，巴峇在舍地的生命歷程中，也曾爲他親近的信徒承受許多疾病和意外的痛苦。例如當一個信徒的孩子，在別處跌進一個打鐵匠的火坑里，他把手伸進舍地廟堂里的火爐。當時巴峇只在那里住了一個短時期，但他手上的火傷和疤痕却遺留了一個長時期。他說他的這一舉動，使那個孩子的命因而得救。

在賽巴峇信條，又名賽巴峇的教義和語錄一書中，他被引述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情況需要的話，他會爲一個全心全意獻身於他的信徒，貢獻出他自己的生命。許多人都認爲他在一九一八年就是這樣獻身，離開人世。